

龍騰東甌

——温州历代龙舟题咏



陈瑞赞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龍騰東甌

——温州历代龙舟题咏

陈瑞赞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腾东瓯:温州历代龙舟题咏 / 陈瑞赞编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305-10711-5

I. ①龙… II. ①陈…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
IV. ①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47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龙腾东瓯——温州历代龙舟题咏

出品人 吴 东

编 著 陈瑞赞

责任编辑 李 亭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05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711-5

定 价 5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中华民族对水的依赖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情结。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熏陶出了各式各样的水崇拜，升华出了名为“龙”的图腾。龙是水中神物，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龙代表了水的能量和灵性，是水的生命化形态。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从《山海经》开始就有“瓯居海中”的说法。温州的水系十分发达，天生就是一片适合龙神信仰生长的土地。瓯江是温州境内第一大河，在历史上，它又被称为永宁江、永嘉江、温江、慎江、蜃江。其中，蜃江的命名据说与龙有关：

永宁江，在郡城北门外，旧名慎江，一名蜃江。唐元和中，韦守宥于江浒沙中获箏弦。引之，蜿蜒舒展。投江中，化白龙腾空而去。故称蜃江。^①

蜃是蛟龙的一种，所吐之气能幻化成海市蜃楼。瓯江是龙的渊薮，也是海市蜃楼的仙境。龙舟活动在这片土地上盛行，并不难理解。

箏弦化龙的故事发生在一千两百年前，被记载在唐代作家

薛用弱的传奇小说集《集异记》中。两个多世纪之后，北宋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6)，一个名叫刘述的人和韦宥一样被任命为温州的行政长官，虽然在他身上并未发生什么传奇故事，但却为我们追溯温州龙舟的历史留下了一段宝贵的材料：

思远楼……宋刘氏述建。每岁端午观竞渡于此。●

思远楼在会昌湖北岸、温州城西面城墙上。宋、元时期温州的龙舟竞渡基本上都在会昌湖举行，而思远楼自建成后一直是人们观赏竞渡活动的胜地。本书选录了刘镇、甄龙友和许及之的三首《贺新郎》词，大约作于南宋初年，是最早记录温州龙舟竞渡活动的文学作品。刘、甄、许都是当时温州的知名文人，三词不仅词调相同，用韵相同，所咏之事亦相同，应该是同一时间、同一场合下的唱和之作。刘词下片：“龙舟嚙水飞相逐。记当年、怀沙旧恨，至今遗俗。雨过平芜浮天阔，画鹢凌波尽簇。沸十里、笙歌声续。好是蟾钩随归棹，住欢呼、船重成颓玉。犹未忍，罩银烛。”甄词上片：“思远楼前路。望平堤、十里湖光，画船无数。绿盖盈盈红粉面，叶底荷花解语。”下片：“两两龙舟争竞渡，奈珠帘、暮卷西山雨。看未足，怎归去？”千年之前的温州会昌湖上，龙舟竞逐，游船如织，笙歌沸耳，艳女如花，这些鲜丽的画面，在词人的笔下依然生动如初。

会昌湖、思远楼、龙舟竞渡，组合成一幅宋代温州的风俗画。这幅风俗画不但能在今天勾起我们的怀古幽情，甚至在当时就已转化为温州人对故乡的记忆。庆元五年(1199)登第的卢祖皋，在担任池州教授时写下了一首《水龙吟·淮西重午》，记忆中家乡



会昌湖上的“鱼龙戏舞”和“绮罗歌鼓”成了游子心头浓郁的“乡情节意”的寄托。

思远楼在元末遭遇飓风而圯废，明代前期温州的龙舟竞渡活动似乎也进入了低潮。这时期的龙舟题咏作品难得一见，本书所选仅有周旋的《端阳有感》绝句三首。与宋、元时期诗人们的浓墨重彩不同，周诗似乎只是为了表达对屈原的同情，而并不在意对竞渡场面的铺叙和对节日气氛的渲染。不过到明代后期，竞渡诗的色彩又开始变浓。侯一元的《竞渡》诗虽然意在劝诫，但“一掷动千金”、“自诧髻能驶”等句子已经透露出明代后期温州竞渡活动的奢侈风气。而侯一元的弟弟侯一麐所写的《竞渡曲》二首，更出现了“谁家少妇轻回首，忘却临流落翠钿”这样纤丽的句子。

随着明、清易代，温州的历史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了割断东南沿海居民与台湾郑成功南明政权之间的联系，下令迁界。温州沿海三十里以内的居民都要放弃故里田庐，迁至内地。永嘉场(今温州永强)的张子容在内迁之时，写下了十七首《鹧鸪天》词，分咏家乡十七景，表达对桑梓故里的依恋之情。十七景中有一景为“两湖竞渡”，张子容在词序里描绘了竞渡的盛况：

两湖者，南方伯、北太师湖也。端阳节前一日至五日，金鼓合作，辐辏湖心，彩旌画楫，炫耀而缤纷者，龙舟也。舟上衣服器仗，红黄苍碧，无相凌杂，各肖其龙之色也。楫动舟飞，争先取胜，夺采波心，龙舟竞也。环岸如堵，万声嘈嘈，震撼千里，观者踊跃而欢呼也。荡漾水次，轻帘半掩，红袖微揎，粉香凌风，艳情夺目者，

乘舟女郎也。日色既颓，月钩西吐，碧浪欲平，鼓音渐远，舟归而人散也。❶

两湖(太师湖、方伯湖)大致指今温州永强沧湖一带。张子容选择“两湖竞渡”为永嘉场十七景之一，不但凝结了浓厚的乡梓之情，更表达了他对承平时代的深切怀念。

与宋、元、明相比，清代温州龙舟题咏作品更为丰富。清代的龙舟活动开展得十分普遍，在温州府境内，除了地处山区的泰顺县和地处海岛的玉环厅外，其余各县皆有龙舟活动。不但如此，清代温州的龙舟活动在形式上也十分多样，有“真龙”、“草龙”、“大龙”、“小龙”、“千秋龙”、“台阁龙”等各色名目，而这些名目归结起来，可分为竞渡龙舟与观赏龙舟两类：真龙、草龙、大龙和小龙属于竞渡龙舟，千秋龙和台阁龙则属于观赏龙舟。真龙和草龙名异实同：

龙舟仅具首尾者，谓之真龙，或谓之草龙。❷

大龙和小龙都属于真龙(草龙)，其区别仅在于规格的不同。大龙十八档，三十六个划手；小龙十三档，二十六个划手。在温州，十三档的小龙较之十八档的大龙更为常见。

龙舟的制作需要特殊的工艺，但温州的龙舟也有以其他船只临时改装而成的。比如通行于温州的江河溪流中的梭船(民间又称之为“蚱蜢舟”)，就常被用来改装为竞渡用的龙舟。又如《温州旧俗史料》也提到，瑞安马屿一带在端午时，常将飞云江中一种名叫“大岱厘”的运输船扣住，用缆绳绞起来，当做龙舟。这些



临时改装的龙舟虽然未免因陋就简之嫌，但却不会影响竞渡的气氛，甚至因为去除了形制上的花哨装饰而更能彻底地展现龙舟竞渡勇悍与激烈的本质。这从胡玠的一首《瓯江竞渡词》可以体会到：

别有梭船出四乡，一标万楫竞飞扬。遥遥百里荷花荡，直作昆明演武场。^①

清代温州龙舟活动最具地方特色、也最值得关注的是水上台阁的出现。所谓的水上台阁，包括“千秋龙”和“台阁龙”两种：

俗谓戏秋千者为千秋龙，竖彩架者为台阁龙。^②

对“千秋龙”的描写，可以参见林昕的《为范笛楼撰东瓯划仙槎记》。“台阁龙”在《温州旧俗史料》里也有较详细的介绍。二者的共同点就是结合戏曲、乐舞、杂技、花灯等各种表演方式，将本以竞赛为目的的龙舟转化为一种充满观赏性、娱乐性的节庆活动。从形式上看，水上台阁显然是对元宵灯会台阁的模仿。温州水上台阁始于何时，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乾隆初期严曝的《南塘竞渡》诗中有“旌旆分辉转，秋千对舞谳”的句子，是目前所见对水上台阁的最早描写。水上台阁的出现与商业的繁荣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该活动原来只限于温州府城，即说明了这一点。清末则蔓延至瑞安等周边城市。张栢的日记里就记载有在瑞安县城东门观看“彩龙舟”的盛况：

遥见旌旆飞扬，光彩夺目，自城隍庙河边缓缓而来。龙舟身约长数丈，中有亭，结彩高矗，内扮秋千架一口，诸小童各扮故[古]人杂剧，演打秋千。舟两傍各插五色绸旗，舟前头一小童，头戴金冠，双插雉尾，身穿蓝缎洒金蟒袍，面如冠玉。舟尾坐一小童，装扮女儿，头戴珠簇斗篷，身穿湖色纱衫，大红裤子，三寸弓鞋，手执画楫，貌若天仙。观者无不喝采。两岸均有香案迎接龙神。●

从清代有关温州龙舟的题咏作品来看，人们对水上台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水上台阁的奢侈化倾向屡遭诟病；但另一方面，水上台阁也确实丰富了龙舟活动的内容，将节日的氛围渲染得更为浓烈。而台阁能否举办，更被视作地方社会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指标。所以，金璋《午日城南观竞渡》第四首写道：“神旗败色字模糊，击楫喧呼尽贩屠。比似文章殊草草，年来台阁样全无。”对嘉庆后期温州社会经济的衰落发出了深沉的感慨。

竞渡龙舟与水上台阁的结合，无疑使温州的龙舟活动色彩更为缤纷。但从龙舟题咏作品来看，其笔墨的重点往往不在对龙舟的描写，而在对节日气氛和游人活动的渲染。每当竞渡之日，温州的居民往往举家出游。这种风气，自宋已然，叶适的《永嘉端午行》就有“行春桥东峙岩北，大舫移家住无隙”的句子。平日幽闭深闺的女眷，此时也能暂获解放。正如一位现代诗人所写，看风景的人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打扮入时、乘坐花船在湖面游弋的女眷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景致。尤其是青年男女，端午出



游为他们提供了眉目传情、互致爱慕的绝佳机会。表现在文学上,龙舟题咏作品中就夹杂了许多男女情爱的描写:

情摇飏,榴花妒艳,裙红不断。画舫帘全卷,隔蒲一笑,镜心分散。(王又曾《瑞龙吟》)^①

群花一队聚临流,百裯罗裙艳石榴。莫怪画船停未去,何人来为看龙舟?(金璋《午日舟游杂咏》)^②

试红花,裁新布。一生染花能几度?著取今年衣,往踏去年路。南塘几日观斗划,与郎隔舟重相遇,看依衣新人如故。(潘宗耀《红花谣》)^③

一笑姻缘自古奇,迎绯逐绿忒情痴。可怜踏破瓜皮艇,毕竟奇缘属了谁?(黄汉《竞渡词》)^④

以勇力为美的龙舟竞渡,在诗人笔下却是如此地风情旖旎。这些夹杂着现实与想象的描写所凸显的,是充溢在温州龙舟活动中的生活情趣和生命气息。或许,温州龙舟活动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这种生活情趣和生命气息,温州龙舟活动长盛不衰的奥秘也在于这种生活情趣和生命气息吧!

当然,传统的龙舟活动也存在各种弊端,如果得不到妥善的管理,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如何对竞渡活动采取有效的控制一直是让地方政府感到困扰的事,官方对于龙舟的态度一直在禁与不禁之间徘徊。

南宋初年,许及之在《次韵常之五日禁竞渡》诗里表达了闲居的落寞,叶适《后端午行》更发出了“祈年赛愿从其俗,禁断无益反为酷”的开通之论,可见温州在宋代即有官方禁止竞渡之事。比如开禧初年,温州知州钱仲彪即因龙舟竞渡容易导致溺水死亡的事故,“奏乞禁之”。^①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禁止龙舟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除了这一时期的龙舟题咏作品外,更为直接的还有方志记载、禁令禁碑等文献。地方政府三令五申地禁止龙舟,一方面说明龙舟活动确实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困扰,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习俗力量的顽强,所以龙舟活动才会屡禁不止,难以根绝。正如方志所载:

是月,各乡皆造龙舟竞渡。……但互争胜负,至殴伤溺水者。近来官府虽有禁,而人心技痒不能禁,庸非俗使然乎?^②

在与民俗传统的较量中,官方权威似乎并非总能占据上风。

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原因导致官方将龙舟活动列为地方陋俗而加以禁止呢?清代光绪初年任平阳知县的汤肇熙,是一个不遗余力禁止龙舟的官员,在他发布的多份告示中罗列了龙舟的各种“罪状”:

一是龙舟活动的组织者多为地方上的“好事棍徒”,他们“纠人钱米、肆意要挟”,借龙舟之名,行敛财之实。

二是龙舟竞渡“始而争胜,终而斗狠”。甚至有些龙舟预带军器,“动辄争斗,酿成人命”。

三是观看龙舟时,场面杂乱,“践踏田禾”,会扰乱正常的农



业生产秩序。

四是龙舟活动中存在祭祀邪神甚至结党为乱的祸患。令人倍感荒唐的是，清末平阳的龙舟活动居然祭祀猴神——《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有人借龙舟之名“结党饮香灰酒”，有成立秘密会社的嫌疑。

汤肇熙针对的虽然只是清末平阳一地的情况，但他禁止龙舟的理由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些理由中，由竞渡引发械斗，酿成人命大案，是龙舟遭禁的最主要原因。

龙舟是体现勇力、激发强悍的运动，甚至有人认为龙舟的起源本来就与越王勾践训练水师有关。这一看法正确与否，已无法考证，但在温州历史上，龙舟倒确实曾发挥过军事作用。北宋宣和三年(1121)，方腊义军进攻温州西门。温州官员募集民兵，驾驶竞渡船从会昌湖上袭击义军，与城内守军内外呼应，结果大获全胜。有着这样的强悍本性，龙舟竞渡活动也就极易引发械斗。虽然也有一些传统礼俗以礼让精神来规范龙舟竞渡的秩序，但械斗事件还是不断地发生。咸丰十年(1860)，永嘉场上下河居民就曾发生龙舟械斗事件，涉及二甲、三甲、五甲、岭下、新河、陡门、前庄、高原、度山、水心、北洞等地，王、章、朱、邵、张、李等族，造成多人伤亡：

庚申夏五，两河竞渡。前一日，王(二甲、三甲)与章(五甲)争斗，失水者一人(系章姓)。端午，朱(水心)、邵(上下河滨)与张(岭下)争斗，绝而更苏者数人。至若环岸族类，骆驿飞散，飒搗合并，乘机煽惑，多方交粹，几至殃及池鱼，祸延林木，览者类皆发竖股

栗，心魂并悸。余思凡事必须兴其利，除其害，就其喜，违其戚。噫！害者戚者，莫此为甚。（初闻事方始，新河、陡门，稚子沦亡者各一人。越明日，前庄与高原争舟，俄而舟覆，人皆堕水，李姓沉没者一人。又闻事既毕，三甲架舟，舟欬坠地，被压而不复苏者一人。度山与水心同姓，前往北洞观竞渡，皆逞雄赴斗，有受伤几毙，调治逾旬，终至丧命。）^①

于是，在龙舟题咏作品中，除了旖旎的风光外，也出现了险恶的风波：

可怜负气相角抵，甘将性命供儿戏。……斡波万剑为夺标，疮眉血首空自豪。（张振夔《横塘竞渡感旧》）^②

傍人休说是英雄，怪看须臾一命穷。莫问争端何处肇，习沿灾及在青童。（张铭《闻竞渡构祸，为赋小诗》）^③

只怜蚩蚩氓，睚眦泄怨偶。敌国起舟中，陋俗孰弹纠？（吴国华《五月鸬河看竞渡作》）^④

水中之人半死生，两村持械相斗争。血流满身头颅进，不是斗龙直斗命。（洪炳文《斗龙舟》）^⑤



对于龙舟活动的弊端,除了官方的强制性措施之外,地方社会中的有识之士也会本着教民厚俗的用心加以批判和引导。他们一再劝告人们不要忘掉龙舟竞渡纪念屈原的本意,并试图通过对正面价值的提倡来消除龙舟活动中的负面效应。宋代大儒叶适对于民间竞渡活动的态度不可谓不开明,但看到人们在竞渡中“不知逐臣悲,但恃勇气盈”(《端午思远楼小集》),完全失去了凭吊忠魂的初心,也不禁深有感慨。明代的侯一元对于人们在竞渡中所暴露出来的竞斗之心及奢侈风气忧心忡忡,写出了“病夫欷枕思如焚”(《竞渡四首和郑越山》之三)这样充满焦虑的诗句。他希望能有像汉代文翁一样的地方良吏,能教化人民学会谦让。清代的王崇勋则在观看竞渡时,发出“丈夫共有飞腾志,浑向天池荐早秋”的豪言(《端阳竞渡》),表达了远大的科举志向;与之相似,张振夔在《横塘竞渡感旧》一诗中,也由龙舟竞渡回想起明代嘉靖朝的首辅张璁,认为像张璁这样成就功名事业才真正值得羡慕。王崇勋和张振夔宣扬的都是封建社会的正面价值,或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是想以此来对民间社会的价值认同进行引导和规范吧。

如果说王崇勋和张振夔尚未超出封建社会传统价值观的束缚,那么到了清末,人们对龙舟的认识则出现了新的变化。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平静,但亡国灭种的危险也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的龙舟诗文里开始出现对国民性的思考,作者一方面对龙舟械斗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却又希望人们能将“私战”中的勇敢精神移用于“公战”:

谁云神州国老大，此事亦足资强御。我斟蒲酒进一觞，醉看水嬉心尚许。^①

公家斗怯私家勇，积习难除可奈何！^②

向令踊跃私斗，移而用之于公战之场，何患我国之不强乎？^③

有关“私斗”与“公战”的思辨，寄托着国人由积贫积弱的现实激发出来的“强国”诉求，也预示着古老的龙舟竞渡传统将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当然，传统民俗的现代转换绝无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依托社会的整体进步，逐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

[注 释]

- ① [弘治]《温州府志》卷四。
- ② [弘治]《温州府志》卷四。
- ③ 见本书第 47 页。
- ④ 见本书第 95 页金璋《午日城南观竞渡》诗注⑦。
- ⑤ 见本书第 183 页。
- ⑥ 见本书第 97 页金璋《端五后二日舟游杂咏，同颜二东川》诗注①。
- ⑦ 张枏《隐园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五”条。
- ⑧ 见本书第 53 页。
- ⑨ 见本书第 91 页。
- ⑩ 见本书第 103 页。



- ⑪ 见本书第 119 页。
- ⑫ [嘉靖]《温州府志》卷一《风俗志》。
- ⑬ [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岁时志》。
- ⑭ 见本书第 140 页张铭《闻竞渡构祸，为赋小诗》序。
- ⑮ 见本书第 127 页。
- ⑯ 见本书第 141 页。
- ⑰ 见本书第 242 页。
- ⑱ 见本书第 226 页。
- ⑲ 吕渭英《端午看斗龙歌》。
- ⑳ 张桷《端阳竞渡之戏，乡民缘此破家丧身者无数。千年陋俗，终禁不断，书此志慨》。
- ㉑ 王毓英《永禁永嘉场龙舟记》。

[说明]本书所配插图，凡知道作者信息的都已注明，但遗憾的是，仍有部分作品无法获得作者信息。这些图片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烦请版权持有人看到此书与我们联系。

月令图

